笑笑錄

笑笑錄序

余弱冠時善病每課舉業未逾月輒病病輒逾月壬子乙卯間兩次大病幾殆各臥床者半年居諸虛擲學業荒落職是故也迨病初愈未能伏案輒覓自遣之方則學操縵學六法學弈學詩甚至焚香煨芋灌竹栽花亦親為之要為習靜計耳故所學皆未深造今且盡忘矣先大夫嘗集崔子玉陶淵明語書聯以勗曰慎言節飲食委懷在琴書蓋紀實也而鄙性尤喜流覽說部上自虞初稗官所志下逮里巷野老所傳莫不蒐討寓目寢饋弗忘又平生善愁居恆鬱鬱不快亦賴陶寫胸襟故壯歲以來獨於此未之或廢間取其可資嗢噱而雅馴不俗者筆之於冊以自怡悅忽忽卅年戢戢遂多惟零星叢雜不便繙閱茲於退值之暇爝爐茶熟時刪汰複沓區分先後手錄為六卷名之

曰笑笑錄事類鈔胥贅猶博奕知不足博大雅一粲亦仍以供覽之祛愁排悶而已

光緒五年三月吳下獨逸窩退士書於宣南寓齋

笑笑錄卷一

獨逸窩退士手編

蘇扛佛

張林說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齋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者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答曰無過蜜陁僧也 尚書故實

相馬

元宗好馬擊毬內廐所飼意猶未適謂黃幡綽曰吾欲良馬久之誰通馬經幡綽奏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語究其旁學不聞通馬經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馬經上笑而語他 松窗雜記

攫鞋

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鞋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有頃門夫著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鴉巢鴉啄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朝野僉載下同

參軍教歌

洛陽令宋之遜好唱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笑

陸餘慶子

尙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刺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

必是鄭狗轉之

入匱　偷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昔有人入京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用或閱其故答曰鑰匙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逆風不張帆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判獄

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判掠糧賊各杖一百熊曰總掠幾人

法曹曰七人熊曰掠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任尹正義公平熊曹之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獮獼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沫見錢滿而喜無錢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得活

總姓王

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與通判王慶見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牛宏

隋牛宏爲吏部有選人馬敞者貌陋宏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爲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宏驚起

選與官

詠木屐

高士廉好着木履令選入詠之選人齒已高乃曰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兩个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

逆流蝦蟆

張元益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爲逆流蝦蟆

騙驢宰相

王乃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爲騙驢宰相

凍豬肉

姜晦爲吏部侍郞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

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上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爲姜侍郞

煮熟狗

秋官侍郞狄仁傑謂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火旁犬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猩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與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則衆推肥者相送涕泣爲別時有以餉縣令者帕蒙其首令問何物猩猩於籠中語曰唯有僕幷酒一瓶耳令笑而受之

非錢不行

鄭愔爲吏部掌選贓汙狼藉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

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皆默然

乍可死

杭州刺史裴有敬疾甚令主簿夏榮看之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須早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在身無病榮退曰使君命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亡敬更娶二姓

牛頭阿婆

周興殘忍法外無所不至時號爲牛頭阿婆興乃牓門曰被告之囚聞皆稱枉斬決之後咸怨無𠴨

斲窗舍人

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

乃斵窗取之時稱斵窗舍人

見屈原

徽宗時高崔巍喜弄痴帝令給使捺頭水下久而出之問何所苦答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汝逢聖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詩父

湯休嘗謂吳邁遠曰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湯詩可爲爾庶兄鍾嶸詩品

火迫酇侯

源休爲朱泚僞相頗自負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聞王師不利則喜謂姚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下於蕭何哉令言曰漢皇未爲於劉季休退語人曰若以才論吾爲蕭姚爲曹

耳識者謂休不耐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因語同列曰源公眞所謂火迫鄭侯耳杜陽雜編

漢口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船已在漢口李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嘉話錄下同

不解事僕射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老婦急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

獼面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於朝堂立語徐戲

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能矯對耶曰以鬼配木何煩矯對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曰胡頭尙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近臣相謔

太宗宴近臣喜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暖俒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怒耶隋唐嘉話下同

田舍漢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卽至發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

田舍漢更阿誰是

合寺狗卒

有客書青龍寺壁曰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一僧解之曰此爲合寺狗卒四字也馮翊叢談下同

失馬

崔膺性狂嘗爲張建封上客嘗晝一日酒後晝一馬爲小兒竊去乃向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廂將問毛色膺云昨夜被牆在氈下監軍怒幾被笞

金牛御史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御史巡察江南嗜水牛肉所至烹宰極多凡大小事入金則弭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江南人謂之金牛御史耳目記

噴帝

元宗友愛呼甯王爲大哥每與諸王同食一日食次甯王錯喉噴上鬚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懼欲安之黃旛綽曰不是錯喉帝聞何也對曰是噴帝上爲一笑明皇十七事

平泉詩

李德裕嘗平泉遠方多奉異物有人題詩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安太守送名花平泉草木記跋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社注祿記下同

卿卿

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不爲敬後勿復爾婦曰

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張元一詩

契丹賊孫萬榮寇幽州武懿宗棄甲南走旣歸在御置酒郎中張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偎牆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豬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因何騎豬對曰騎豬者夾豕走也則天乃大噱懿宗怒曰元一夙構以辱臣則天命賦詩懿宗請賦菶字元一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面孔則天大歡

顏謝相嘲

宋武帝嘗稱歎謝莊月賦顏延之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不更加於臣

聊帝拊掌竟日

石鼎聯句

石鼎聯句軒轅彌明云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亨人已異之又譏微吟者云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尤酷似而着趣人皆驚服

金鐧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詩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以蘇有觀燈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耳蘇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鐧釘以張有張昌宗詩云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耳相與大笑

張白相嘲

白公剌蘇州詩人張祜初謁見白曰久欽嘗記得君欵頭詩祜愕然白曰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欵頭何耶張微笑曰祜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張曰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歡宴竟日

畏內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甚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人安有不畏生菩薩者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者耶及五十六十或黑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者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唱廻波詞有優云廻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厚賜之

三狗

曹爽專政時謗書謂臺中三狗有云二狗柴崖不可當一狗憑黙作狙囊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謐也黙爽小字（小名錄）

射覆

葉簡納人善卜筮射覆或以橘子試之郎云圓如珠色如丹倘能擘破同分吃爭不慙愧洞庭山又占巾子云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稱無二三兩因何號一斤（開奇錄下同）

同塵先生

崔嵩己子安道善酒令着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溫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否崔正顏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

蹲鴟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嘲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座大笑諧笑錄下同

狗枷

江夏王性愛古物常就朝士索之侍中何勛恨其徵求不已嘗出行見狗枷犢鼻命左右取歸以箱擎送箋曰承求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懸之又懸

道士程子霄登華山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以老子語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浣溪沙孔

宰相孔緯嘗拜官伶人往賀求利市有石野豬獨先到厚賜之

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晉也復爲一伶至乃索其笛揩𢿱閱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雌甲辰

裴晉公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後問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劉焯叔姪

河間劉焯與從姪炫並有文學俱犯法被禁縣中不知其儒也咸與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也

顧愷之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元嘗以柳葉紿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珍重之

米中有石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往往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臥於市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大笑

典尚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李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堯典舜典

駱駝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團頭于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

王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元遜食馬矢一石答曰請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答曰所出同也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刼墳賊

裴說經杜甫墓作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廖凝覽之曰裴說刼墳賊耳

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先業軀幹偉大或嘲日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是可就中愁殺鄭昌圖摭言下同

取水煎茶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託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旣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方干

方干瘦而屑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謂之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

著禍未見口脣開榜

石赤心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或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耶左右皆笑語林下同

兄鈞弟銖

貞元中楊穆二姓兄弟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兄弟四人贊員質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凡固也

裴相選客

裴相爲宣州觀察蒯誹後閒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

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於旁中有黃衣者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仕何官對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奔而去一席大歡後左右訪于吏部云廣德縣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用爲笑樂及卽位裴爲相書廳回頭謂左右曰諾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擊球

僖宗好擊毬鬬鴨爲樂自以能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試步打當得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中書瓦解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蔡伯喈

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酒庫諸醖畢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至茗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菹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卷耳

韋慶本兩耳卷朝士多呼爲卷耳一日女選爲妃長安令杜松壽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必得妃慶本曰何也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群居解頤下同）

舜禹之事

元和初有達官中外親而為婚者先已涉潦消之嫌就禮吉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客大笑

一條勝一條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鍼縷紡績為功但躬庖廚勤刀杌而已故善醯醢菹鮓者即為好女俚民或相爭曰我女裁袍補襖即的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鱓則一條必勝一條矣

燒帬

信州有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居常衣食甚迫或與以州圖因浣為帬墨迹未嘗落會鄰人過飲良久一婢驚云娘子誤燒帬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笑笑錄卷二

獨逸窩退士手編

改唐人詩

莫子山暇日山行過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强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及叩其主僧庸俗也與語畧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權施苛留作午供鬱鬱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間而書於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强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間湛淵靜語下同

囫圇吞棗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咽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

我之齒狎者曰你眞是囫圇吞却一箇棗也遂絕倒

尙欲咀嚼

東坡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賣餅者共買食之觕惡不堪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之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尙欲咀嚼耶大笑而起亦見老學庵筆記 黃嬭餘話下同

吃劍鞘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至節無以爲具以劍鞘上褁銀一兩易錢辦節笑曰冬至吃劍鞘年節當吃劍耳

寄詩答斧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兵曹答以斧一具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見竹坡詩話何物兵曹作此惡謔然較鶴林玉露所記尙覺和平之甚詳見下

石壓蝦蟆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獨醒雜志下同

東坡雅謔

東坡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為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嘗暑袒裼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九子母丈夫同坐大笑

賣肉參禪

禪僧問話幾於俳戲嘗記一僧本屠家子既為僧頗以禪學自

貧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受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吃耶聞者大笑

蔡京諸孫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啗飯試爲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對曰從臼子裏出京大笑其一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雨淋學士

顧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曰顧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至寺前柏樹下雨暴作顧戲林希曰雨中林學士柏下顧將軍諸公大笑咸以爲精對澠水燕談下同

鷺鷥脚長

張文寶博學有文從子仲達以詩示之自炫鷺鷥詩最得意云滄浪最深處鱸魚初得時文寶曰更宜雕琢仲達云如何雕琢文寶曰詩固佳矣但鷺鷥腳太長耳仲達赧服

風疾

劉貢父晚苦風疾鬚眉皆落鼻梁且斷一日東坡數人小酌各引古語相戲東坡云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座中大笑貢父悵恨不已既而鼻竟爛斷貢父曰憂死客戲之云顏淵子路微服過市適逢孔子惶恐求避忽見一塔遂匿於中孔子既過顏子曰此何塔也子路曰所謂避孔子塔也（按此語蓋北方人口音適合耳）

死後出家　死後休妻

丞相王公之夫人鄭氏奉佛至謹臨終囑曰死願得落髮爲尼

及死公奏乞賜法名師號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爲備禮嫁之好事者謂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婦鄭夫人死後出家又工部侯叔獻娶悍戾叔獻旣歿兒女不勝其虐詔離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後休妻

王猴張牛

王珙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公幕下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獮猴目之一日水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剗府檄張往督之王曰所謂八百里駁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獻爲之啓齒

甜采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爲小商自稱趙姓負以瓦瓿貿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

甑倒糖流於地小商彈指歎息曰甜采你卽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爲甜采

袋裏貧士

胡秘監旦學冠一時而輕躁喜況人其在西掖也嘗草江仲甫升使額誥詞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實有功蓋仲甫小字芒兒俚語以牧童爲芒兒也又嘗行巨璫誥詞云以爾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豬豎切齒范應辰爲大理評事旦畫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遺之題云袋裏貧士也

劉貢父謔王汾

劉貢父攽王彥祖汾同在館閣皆好談謔一日劉謁王曰君改賜章服故致賀爾王曰未嘗受命曰且早聞閤門傳報君但詢之王使人詢之閤門乃是有旨諸王墳得紅泥塗之耳

字說

熙寧中學士以字解相向或向貢父曰曾得字學新爲說否貢父曰字有三牛爲犇字三鹿爲麤字竊以牛麤而行緩非善犇者鹿善奔而體瘦非麤大者二字相易庶幾會其意聞者大笑

高唐

予元豐元年謁博州高唐縣令時黃夷仲廉爲監察御史子往別焉夷仲口占一絶見貽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求夢雨只應愁殺楚襄王蓋譏河朔風土人物之質樸也

每輒晉佳

有人以人物就質司馬徽者徽初不辨其高下每輒晉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善士故質疑問於君君宜論辨使各得其所而

一者佳二者言佳豈人咨問君之意乎徽曰汝此言亦復佳金樓子下同

祝神

衛人有夫妻祝神使得布百匹其夫曰何少耶妻曰布若多子當買妾也

鳳毛

世人相呼父爲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不知何所出王翼造謝超宗曰向天旨云弟有鳳毛吾未見暫借一看翼蓋不知其爲謝鳳之兒也超宗狼狽起還內翼謂其檢取鳳毛也坐待久之超宗冀其已悟更出對客翼又曰鳳毛止此一看本不將去那得不見借超宗又走令人喻之翼乃去翼即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爲蹲鴟者

不識枇杷

金朝取士以詞賦經義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王狀元澤民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上索詩澤民奏小臣不識枇杷子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未學遑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故時有語曰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眞可怪也歸潛志下同

十年窗下

南渡後疆土狹隘故調官不得遽入仕守或十餘年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

山谷詩疵

王從之論山谷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若漢

家二百年天下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關風甚事又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此二事如何令得且所詠猩猩毛筆一筆安能寫五車書耶余嘗以語雷希顔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一管筆

律賦之弊

律賦之弊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故有甘泉甜水之喩相傳君題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則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文士見舉子必曰又一可得而知聞一老師令生賦漢高斬蛇破題曰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曰不若改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賦云秋既云至雁當灼知皆可軒渠也

鄭村水牛

許州蘇嗣之[illegible][illegible]富於財以貲入官士大夫笑其肥碩呼爲蘇

胖余嘗與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

好色如僧

李屏山與雷希顏張伯玉宴遊李嗜酒雷尊飲嗢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相與大笑

不曉人事

李長源雖高才然不通世事傲岸多忿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

高氏子

戚里高氏子選尚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名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閑人又到如來吃

飯處可一笑也寓簡下同

邢俊臣

汴京時戚里邢俊臣涉獵文史善作臨江仙末句必用唐律兩句爲謔內侍梁師成以詩自矜上善之令俊臣詠詩贊之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上皇大笑師成大慍譖之責越州鈐轄太守宴之席間有妓秀美肌白如雪而有腋氣乞詞便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信物一角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加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封上閻羅大王者耶按羅隱妖亂志吳堯卿死妻斂之以紙絮葦棺好事者題云信物一角封至阿鼻地

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傳爲笑與此正同

滅年恩例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及北里倡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外戲曰汝等亦有滅年恩例盡被丹士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稱數百歲也

來日吃蒸餅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庖人請食魯直甚治珍味劉北人樸茂每云來日吃蒸餅黃不樂其所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云僕嘗峯代來力勅正𣪊如何素音似蒸餅一語也坐皆大笑劉不樂

四星兒裏

偽齊劉豫僭位大饗羣臣教坊進劇有處士問星翁云帝王必有受命之符今若何曰有之新上即位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眞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乃云聚耳一星何得云聚星翁曰汝不知也新主比漢高只少四星兒裏

宰予晝寢

政和中舉子試經義周禮題禁宵行者一生答義甚列宵行之害夫云故先王命司寤氏立法以禁之不然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喜其論而不曉宰予之說因召而問之乃曰晝非寢時宰予正晝熟寐必是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大笑

坊洲杜若　負暄

謝朓詩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郎乃下坊洲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洲不出杜若應緣謝朓詩誤太宗聞之曰郎

官作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輿湶之人其子倖得官職時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詭無言語一時傳笑以爲過於度支郞遠矣五總志下同

無字碑

唐崔協美風姿而少文字人呼爲無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尺二子雖拙於學而皆以眉宇稱其得名有玉石之別亦幸不幸也

尋常百姓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嘗謁介甫不值留詩壁上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脚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郞以我爲尋常百姓矣

趣設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爲延陵令爽詣之抱了無故情爽取鼻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老學叢談下同

慰足

曹東畝赴省陸行艮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弓樣鞋夜間伴你

太祖愛物

禁殿當易梁無適中者三司奏有大枋可截用之太祖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

范文正語

仁宗初范文正進擬賛叙班簿圖執政以事危之遂謫知饒州諸公出餞之謂文正曰前出已光今更光矣文正笑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耶衆大笑

王祚問命

王溥五代狀元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居富貴久所不知者壽耳一日在洛陽里第呼瞽者令卜有老兵告其意旣布卦乃大驚曰此命惟有壽耳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又問可八九十否又笑曰此命至少亦須百三四十歲祚大喜問其間莫有疾病否曰倶無祇是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臓腑尋便安愈矣祚回顧子孫曰孫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 默記下同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晨詣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廣淵來問早來司馬君實乞斬某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聽得聖語云休卿所奏

嘲王安石

劉貢父與介甫爲故交荊公嘗戲拆其名曰劉攽分文不值貢父亦拆安石字曰失女使成宕無宀真是妬下交亂真如上交誤當亡荊公歎賞而心銜之

賽翁翁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詩頗爲邊上傳誦有張師雄官塞上好以甘言悅人時號賽翁翁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倉皇衣皮裘兩重伏土穴中神如痴矣秦人呼土窟爲土空有人改前詩曰昨

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實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窊張亢嘗謂實翁翁無可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方欲杖之姪醉言曰爾豈伯伯安能杖我亢笑曰覩伯伯可對實翁翁也釋而不問臨漢隱居詩話下同

幕客

杭州天下佳郡衣冠所樂處退之云東吳游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楷守杭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又有經生於郡政殊無所補衆咸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水紅蓮客青衫白髮精過廳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山谷詞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却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東坡曰纔出新婦磯又入女

兒浦此漁父毋乃太瀾浪乎山谷爲之一笑冷齋詩話

夫人裙帶

蔡卞之妻七夫人王荆公女也頗知書蔡卞每有國事先謀之牀第然後宣之廟堂時執政語曰吾輩日奉行者皆其咳唾餘也蔡拜相家宴伶人唱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中外傳以爲笑清波雜志下同

仿春秋

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用春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或繼其文戲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可爲大笑

外國表文

政和間從于闐求玉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

五百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爲難得似你的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幾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又元豐間于闐上表稱傢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

脫籠

近至交貨多不親往有一士人令僕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剌字以表親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脫籠萓京師虛詐閃賺之諺語也

芭蕉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善謔被遇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曰是皆取於遠方在塗

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此猶欲澆焦燒之戲也

以詩絕媒

樸樕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輒以一絕示之曰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靑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

富春坊灾

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遺火有人揭一絕曰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工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催妝

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高坐催妝賦詩爲常禮後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散通衢忽聞岳父母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多髯也迫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

無奸夫却扇捲簾明點燭待教菩薩看麻胡

起復　不離務

軍帥丁憂詔起復追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譏之答曰自拋了娘子卻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添差官不釐務堅要供職人語之在法只合閒坐請料錢其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豈敢閒坐請料錢二者可補笑林之遺

下詔求言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言上封事者布衣八百餘人皆期朝奏暮召逮付看詳多指摘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後乃隨輕重定罪有人作小闋曰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人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訟鏑官差岳廟却一齊塌了誤人多是誤人多是誤人多少末二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司馬牛

東坡元祐時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新法偶不合及歸舍方弛帶御巾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鐵圍山叢談下同

坐亡僧

嶺南僧婚娶同常俗陸川縣令某入一寺見數泥像乃坐亡僧也歎曰是亦坐亡者耶何留諸庭忍使暴露而不恤耶一髡素號敏爽亟前對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笑人

大鼻驢

世率譏龍象師薛八丈黃門昂之小君出遊還過宣德端門時郊禮祀近有司按象自外旗鼓迎至闕下而馴習之夫人見而大駭歸告其夫曰我儂今日過大內前安得有此大鼻驢耶

晝寢

東坡謁呂微仲値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養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此蓋東坡寓言以諷呂耳游宦紀聞下同

算命

蜀有術士精於談元尤善戲謔有以五行試其術者索筆大書云日今猷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因曰此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也衆大譁曰此乃挽米舟一水手何謬言耶術者云吾術驗矣請細思之衆方悟歛板鞠躬之說爲之一笑

楊凝式詩

楊凝式詩什亦多雜詼諧少從張全義辟作詩紀其德云洛陽

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得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適飛蝗蔽日凝式寄詩從恩曰押送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他多類此

梅花詩

崔德符以擅入御苑賦梅花詩落職宣和中劉克莊潛夫嘗賦梅云東君謬執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忤史彌遠不得調又吟云一聯半首致魁台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竄殺幾人來蓋不知德符事爾（[illegible]部詩話）

諸胡帶令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南部新書下同）

太傅是誰

齊書張敬兒傳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有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

麻沙板

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板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謝老學菴筆記下同

相入聲

世多言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間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是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俗語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斯國寺傳以爲笑

尙蘇文

建炎以來尙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甚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按寄園寄所寄引客中閒集一則有云俗尙三蘇文字用之每易入彀有士子應試戲於策中引蘇秦蘇覓蘇蕙之說曰蘇子有言蘇氏所謂云云試官亦漫批云留心三蘇士因作詩譏之事尤可笑可作此節註脚原文見後

腹負將軍

黨太尉進食飽捫腹嘆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耳

蔡元長溺水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罵

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大舍一身淋漓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乞和六如

靖康元年遣李鄴如虜軍求和鄴歸盛誇虜强我弱謂虜如虎使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號李鄴爲六如給事宣和遺事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閒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游天竺小飲論詩至少陵妙處輒醉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徧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殺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鶴林玉露

尤楊雅謔

尤梁溪延之博學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楊爲秘書監尤爲太常卿同爲晉官寮案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尤出對曰楊氏爲我楊應曰尤物移人楊戲呼尤爲蝤蛑尤戲呼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尤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一坐大笑後閒居書問往來尤則曰羔兒無恙楊則曰彭越安在楊又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賫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

獨樹不成林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郡士相與肖像祀於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監並祀伯子意不悅會遷官將行命取畫像題詩遂卷藏而去有士子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偷古句

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靑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土之皮

王荆公問東坡何以謂之坡蓋土之皮也坡曰然則滑乃水之骨耶

胡盧

胡衛盧祖舉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鵝鴨諫議　張尋龍

紹興丁卯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請斷屠幷禁鵝鴨胡致堂在西掖笑曰鵝鴨諫議可以對虜中龍虎大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請捕虎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禪鑽

呂申公喜釋氏之學爲相務簡靜罕與人接惟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後進皆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性理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却掃編下同

注杜

仿王氏之學者務求穿鑿有稱老杜禹廟詩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壁畫龍蛇謂驅蛇龍而放之菹也皆著禹之功可不謂工乎

下部尙書

宣和中王鼎爲刑部尙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尙書法原俱爲吏部侍郎而前彛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尙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幷美貌還須下部小尙書聞者快之

獨樂園

趙暖字德進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雜植花木日居其閒鄉人謂之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有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

觸諱

北齊熊安生將通名見和士開徐之才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蔡京在相位內外官司避其名門

下薛昂避之尤謹家人犯者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爲昔乃舉手自擊其口又蔡經國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　齊東野語下同

渺小詩

張乂爲率性齋長動以禮法律諸生同舍多不平者莆田林叔躬輕薄士也作詩賦各一嘲之詩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乂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强出些蓋張甚渺小耳可爲曲盡形容

五字酒令

永嘉甄龍友字雲卿詞筆奇麗而性浮薄於鄉人無不狎侮於木待問尤甚木生日賀以詞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俗傳

海壇沙漲溫州出相明年者俗云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金銀銅鐵鋪絲紬綿絹綢曰鬼魅魍魎魁也蓋木癸未魁天下

家書

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邈乎邈哉聞者絕倒

苦筍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和東坡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年靑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合坐大笑

三分詩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

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

毋逝我梁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侑酒梁縣丞者因與馬成馬殂姬遂歸梁一日觴客陳無損爺之在坐酒酣舉杯囑梁曰有俚語奉上即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呼笑而主人憮然未幾梁亦死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樂天奴子

米元章豪放善戲謔嘗大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怪之後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大笑冷齋夜話下同

贈妾詩

有人年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過之遂乞詩坡問妾年曰三十乃戲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

東坡北歸

東坡遷儋耳久之盛傳已仙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游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迴反耳

參玉版

東坡嘗邀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味勝問此何名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

玉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逸墮地吏驚

挾之意必訴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草書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乃閣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何不早問致予忘之

出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詩示之溫玩侮之曰汝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以去家遠毆鄂州劉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受鄂倅有之乎曰

然淵材悵然曰雖爲大夫謀者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五恨

劉淵材迂闊好怪嘗曰吾生平無所恨所恨五事耳第一鰣魚多骨第二金橘太酸第三蓴菜性冷第四海棠無香第五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失笑

僧似鼈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瓌能盖言其能也魯直謂能乃三足鼈言僧似鼈耳西溪叢話

伯夷墓

東坡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坡笑曰某記得一小話

予昔有人發塚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豈不聞此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耶盜廢然而去又往他山钁治方半忽見前裸衣男子從外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揮麈餘話下同

嘴尖

詹大和堅老省試能坐微累下大理乃疵憐於少卿李傳正端初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㨾俚語曰予嘴尖如此誠姦人也乃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得釋後不相聞者十餘年堅老代端初爲淮南轉運相見各叙平生端初已忘前事而頗省其面目因曰鄉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故心未平荅曰風采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誤

四人合一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院計議官美髯而作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飾距同舍王俯公戲曰若唐明皇時四人合一何也聞之曰狀類黃幡綽巾類葉法善腳似阿環心似樂山席間咸大笑又程致道行其祠部員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亦以戲之

江山沒與你重來

宣政中某少從王荊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之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長短句題於賞心亭曰爲愛金陵佳麗乃分符來此擁旄忽又淮東便咫尺人千里畫鼓一聲催起邦內人齊跳江山有與我重來甚別酒休辭淚官中以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別去有字改作沒字我字改作你字見者莫不啓齒

巽二滕六

牛奇章元怪錄有巽二起風滕六致雨語建炎中張韓守高郵金虜入寇二將深以爲怯及交鋒風雨大作虜折損甚多因得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爲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五韓七乃得巽二滕六力耶聞者哄堂

潤筆

趙正夫丞相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耳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擠之卒致宜州之貶戲語貽禍如此揮麈後錄下同

小鬼回避

蔡元度爲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遷出於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門下士悉集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去者元度心不

平飯已與客步廊廡觀壁畫熾盛光佛降九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際其下有趨走稽首者元度笑指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大慚

、文士可鄙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爲敵有文士與文肅啓曰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誦咸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足養如此

不若闔之

錢昂治郡有聲帥秦州時童貫初得幸爲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日赴天寧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曰太尉來何暮耶貫曰所乘騾小而難騎動

必跳躍適方欲撻鞭忽盤旋中庭甚久以此遲遲昇曰太尉之騾雖別雄耶貴曰雌者也昇曰既爾難奈何不若閹之貴雖怒而無以報後用事乃遷貴之

客星犯帝座

姚令威寬高宗幸金陵除郎召對之際得疾仆於榻前徐五丈敦立戲云太史當奏客星犯帝座甚急

留邑宰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爲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宰貪酷之狀素著至是衆在廷下遜叔令吏卒舉挺擊出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遜叔笑云彼中打將來此間打廻去揮麈三錄下同

懺悔

許志仁能舒之秀士善謔爲李伯紀之門賓伯卒諸子延緇流作佛事僧請懺悔之詞於許許取汪彥章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訴實而逐之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爲奇貨力加薦引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旦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顱豈不可畏適閩人伯卿卑民在坐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誦月蝕詩

蔡相當國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缺蔡莫適所從謂曰能誦盧仝月蝕詩者與之一人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遂得美除女愼幾日月蝕詩要是難讀于曰柳子厚天對更難讀閩人多不解其

屈曲聱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成侍讀侍講矣拊貳新語

下同

草制詞

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田況知成都方兩蜀饑歉度荊門郎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爲批荅云幾度嘵嘵之險便興惻惻之懷又邊帥有乞朝覲者許秋涼即塗乘爲制曰當俟蕭蕭之後爰堪靡靡之行有王平爲御史百日未嘗一言衆以爲有待而發也一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詞曰何圖髮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賢哉回也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簞粟米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聲曰官家孔子教書也要錢上大哂之足賚一賨方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與郎官判坊州村若者信有之矣

我爲踊淵明詩解嘲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無爲子

楊次公號無爲子佛印問其說曰我生於無爲軍耳佛印曰君生廬州稱廬子乎又某和尚因看庭前柏樹有省自號柏樹徑山杲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橛話亦自號乾屎耶亦可笑

文字一律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京師優人有語云伏維體天法道皇帝趣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觀者大笑蕭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怕大蟲

錢昆少卿求外補或問所欲曰但得有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

笑之予按大唐傳云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飲酒因話平生愛尙及憎怕者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怕大蟲正堪與此作對

悔殺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頗悔之棲心元寂冀以洗滌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一時大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消

夢見公

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提舉荊湖北路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其姓也察訪周宗孟奏師厚不曉事吏民呼爲夢見公竟以此罷去此乃夢中又占其夢耶

方地爲輿賦

陳郎中亞知潤州有陋儒貢所業舉止凡下陳戲玩之曰請口占盛業生曰原卷中有方地爲輿賦誦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于此賦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合坐大笑湘山野錄下同

本州舊例

楊叔賢郎中異眉州人言頃有太守初視事大排樂樂人口號云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福星來守大喜問口號誰撰優人答曰本州自來舊例止此一首

戒虎文

楊叔賢爲荆州幕時虎傷人楊就穴磨崖刻戒虎文其略曰咄乎爾彪出境潛遊後知鬱林致書知事趙定基託搨戒虎文數

本云嶺南俗庸獷欲以此化之趙遣人打碑大日本者申磨巖下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趙乃以狀寄荅

自誦新詩

高樞密若諾招姚崇嗣晨膳忽一客至自誦新詩喋喋不已賓主盡餒無由使之去姚亦關中詩豪辨謔不羈欲玩之適客舉甘露寺詩曰下觀揚子小姚曰宜對卑末狗兒肥客醮慍又舉峽中感懷云猿啼旅思淒姚曰宜對犬吠王三嫂客怒曰是何下輩余場屋馳聲二十年姚應曰未曾撥斷一條絃客乃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

三千大千

一歲澶州試僧童經一試官舉經題一句曰三千大千一闍童接誦不輟操南音請曰上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沒世界

聊攝官大笑

假淚

安鴻漸有滑稽才而懼內婦翁死哭畢孺人呼入幕詬之曰汝哭何以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戒曰來日早臨定須見淚漸唯而出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叫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曰僕但聞自古水出高原

撒園荽

沖晦處士李退夫性矯怪携一子遊京師居北郊帶經鋤園一日老圃請撒園荽即博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荽也俗傳撒此物須主人口誦穢語播之則茂退夫執菜子低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無何客至不能訖事使子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執餘子咒曰大人已曾上聞皇帝中館閣以為雅戲

凡話及齊談則曰宣撒園荽一巡

王安石

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參人餽之不受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門人以其面黑進澡豆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夢溪筆談下同

生張八

隱士魏野嘗詩寇忠愍與之善鎮北都時召置門下有妓美而舉止生硬時號生張八因府會公令乞詩於野野贈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故相遠派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游書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

士人李璋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李二龐九

吳中一士曾爲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坿託顯位時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龐莊敏知湖州士人游毘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遠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御史也俄而郡尉以飲食至甚豐腆一府醫見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使人捕騶卒乃假於兵馬都監者士人教使就郡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送之曰倉卒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

豁宿

館閣每夜輪教官一人直宿有故不宿曰豁宿不得過四天豁

宿例於宿歷名下書肚腹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曹公右軍

我吳人多以梅子爲曹公鵝爲右軍以止渴換書二事也一士遺人酸梅與燖鵝作書云酷浸曹公一甕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乾蠍

關中無蠍土在陝時閩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蠍士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挂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武臣奏事

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

即時召對問水災如何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詔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

莊宗角抵

唐莊宗喜優戲角抵與王門關約曰朕與作對供奉太后卿不可讓如一拳致朕倒者與卿節度及出手果一拳而仆尋除幽州穎川語小

廣韻注

廣韻注有絕可笑者東字注東宮氏齊大夫得臣之後刁字下注齊豎刁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即踵姓氏書之誤亦不應漫無稽攷至此何博古圖說誤州字即傳笑千古也

取名

吳興欽聖后族向氏家富而儉不中禮至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嘗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仜古水字父不疑也他日有邀呼其名者曰渙汗水婦悟其戲又胡衛道三子名悉从宀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後友人作志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癸辛雜識下同

太學謔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離了之讖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靖爲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嘲道學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名士也初官戶曹其長以道學自高每

以輕銳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丁毋憂去官淵子賦一翦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罵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土音猶言如何也

不降則走

洪起畏知京口北軍將入揭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北騎若來有死不走後舉郡降虜或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

禁醋

東元嘉〻嘉慶禁醋甚嚴有大書於郡門曰東手無措

糖蟹饊子

軒渠錄載有人以糖蟹饊子同薦酒者或曰是必家中沒物事然此二物一處怎生吃衆以爲笑近歙浦富室楊氏嘗宴客作

蟛蜞餛飩眞可作對也

食籮一檐

尹梅津無子螟蛉羅石二姓名一越人爲之語曰梅津一生辛勤只辦得食籮一檐

放屁

聶文莊參政與兄宗卿雖世家而清貧少依沈丞相家沈之子忽之後兄弟聯登第駸駸通顯宗卿遂買沈屋居之偶與同舍聚語吳棣鬭之曰鳥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輩若不聞良久忽曰頭與衆人會語洽忽聞惡臭罔知所自時舍弟逵之在側久乃覺其自逵之也退而誚之曰吾弟衆皆在說話吾弟却在此放屁衆爲一笑

小鬼

何小山旣貫里居鄕𡨚來謁一覩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辭之後以佃家來訴鄰鬼之㩦有狀宰邑宰判曰作蒿用膝多着木鴨踏苗頭自理會鄕中自有大官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荷包半鴨

方回字萬里喜作詩以放肆爲高有云菊花與汝作生日螃蟹喚吾入醉鄕又壽其友云糟蟹三螯酒柚燭一甌茶又竹杖云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餛飩又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處鄕專以騙脅爲事老而貪淫遇妓則跪之略無羞恥得一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飲食肴核於袖中歸而遺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間荷包墜地觀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爲恥

道士爲僧

近省鄱湖天長寺有道士爲僧獻於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觀乞復元寺施行楊髡從其請眞可笑也

散經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堆黃土皐陶稷禹伊周一人一個髑髏大抵四五千年著甚來由發顚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過吃得升半米日夜宮女子守定終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魎姓名標在靑史却干你身甚事世事總無要緊物外只供一笑

罝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陳伯大建議置士籍或擬沁園春云國步多艱民生靡定識者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願出陳大謀借箸留侯笑君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爲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貢仍宜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驚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惱秀才

眞直院

眞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望其來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主爲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眞直院既而眞首以大學正心誠意爲獻陳愚民無知以所言不切時務又以俚語足前二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

想當然耳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問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狎應亦有据依芥隱筆記

食羊骨

惠州市肆寥落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煮出漉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實可施用也然此法行則衆狗不悅矣東坡養生集下同

毳飯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正可稱家有無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皛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蓋以三白爲皛也後數日坡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并不設食穆父餒甚坡笑曰湯也毛飯也毛蘿蔔也毛非毳而何穆父捧腹曰固知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別去

著飯喫衣

無糊絹以桑灰水煮爛更以清水煮去灰氣研細酒煮麪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五十丸治風壯元此所謂著飯吃衣也或問飯非可著衣非可吃答曰所以著飯不過爲糊所以吃衣不過爲風正與孫子荊枕流漱石作對或人來除日夜寒鬱鶻[illegible]非著飯也耶

禁方

紹聖間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傳者以千金得之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耳道人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醫以意

歐陽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飲之而愈今本草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醫以意用藥多此類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未易致詰也予因言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可以起惡疾矣公遂大笑

三笑圖

近於士人家見石恪畫三笑圖三人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皆大笑世吾侏儒觀優隨衆而笑或問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是

艾人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睡與飯耳他日得志當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措大得吃飯三昧也

好睡下棋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盤只著一

色黑予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

見鏹不識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鏹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耶

糞不幸

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有時而不幸

此行豈可替名

蜀人郭震博學能詩遊蕩不覊然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靑靑原上草莫敎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覓驗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替名哉雖平生詼諧之餘習然亦足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三老言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矣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李白不識字

元祐六年八月十五日與柳展如飲酒一杯作字數紙書李白

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閒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李白倘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

賛苑記

與幼安書云病後觜不少白乎形體外物不足記但令勿打壞賛苑記附呵呵

自稱小人

燕北風土不閒士庶自稱小人宣和閒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王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則稱我家每日漏舍誦天童經數十徧聲琅琅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我字皆改爲小人誦畢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市馬

故事違郡入粟授官有王某者以厚價市駿馬猶不如意每以爲恨嘗騎過醫工李生李善謔謂曰君馬價幾何曰百五十千李驚稱壯建以爲價賤王怪問之李曰歇得三千石穀豈非壯健幕府燕閒錄

燥子蒙

趙從善向書自號無著居士子希倉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子欲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著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字郡人目爲燥子蒙又從善嘗帥浙東使門吏喻耆老請於兩司增像於會稽賢牧堂從范文正趙淸獻翟忠惠朱忠靖趙忠簡史越王張昆陵諸人後郡士題詩於堂曰師羅使衆作詞

豈要學朱張與范王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白獺髓下同

不油裹面

嘉泰末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自作威福政事不由內出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正如客人賣傘不油裹面後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僥倖平原恃以爲戚屬偶眞與富國進象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眞理富國公瑾曰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以加罪也

猷子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參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是蘇州人即云猷子石湖聞之後因醵會賦詩石湖口號曰我是蘇州監本猷與爺上壽獻棺材宗室原來是皇族雨下水從屋上來後石

謝入參大政其人尙在選參政溫頗見之與講同官之好謔曰
某老獃無用
昭熱
程覃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惟不甚知字有人投牒乞
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照執乞
加四點覃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成昭熱庠舍諸生作傳
譏之